南史/卷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八 ◄

南史
卷二十九

► 卷三十

列傳第十九

蔡廓

廓博涉群書，言行以禮，起家著作佐郎。後為宋武帝太尉參軍、中書黃門郎，以方鯁閑素，為武帝所知。載遷太尉從事中郎，未拜，遭母憂。性至孝，三年不櫛沐，殆不勝喪。

宋台建，為侍中，建議以為「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，明言父祖之罪。虧教傷情，莫此為大。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，無乞鞫之訴，便足以明伏罪，不須責家人下辭」。朝議從之。

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，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。武帝以廓剛直，補御史中丞。多所糾奏，百僚震肅。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，學冠當時，朝廷儀典，皆取定於亮。亮每事諮廓然後行，亮意若有不同，廓終不為屈。遷司徒左長史，出為豫章太守。

徵為吏部尚書。廓因北地傅隆問亮：「選事若悉以見付，不論；不然，不能拜也。」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，羨之曰：「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，吾徒不復厝懷，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參同異。」廓曰：「我不能為徐幹木署紙尾。」遂不拜。幹木，羨之小字也。選案黃紙，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，故廓言署紙尾也。羨之亦以廓正直，不欲使居權要，徙為祠部尚書。

不可；但殺人二昆，而以之北面，挾震主之威，據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為難也。」

廓年位並輕，而為時流所推重，每至歲時，皆束帶詣門。奉兄軌如父，家事大小，皆諮而後行，公祿賞賜，一皆入軌，有所資須，悉就典者請焉。從武帝在彭城，妻郗氏書求夏服。廓答書曰：「知須夏服，計給事自應相供，無容別寄。」時軌為給事中。元嘉二年，廓卒。武帝常云：「羊徽、蔡廓，可平世三公。」少子興宗。

興宗字興宗，幼為父廓所重，謂有己風。與親故書曰：「小兒四歲，神氣似可，不入非類室，不與小人遊。」故以興宗為之名，以興宗為之字。

年十歲喪父，哀毀有異凡童。廓罷豫章郡還，起二宅，先成東宅以與兄軌。軌罷長沙郡還，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。興宗年十一，白母曰：「一家由來豐儉必共，今日宅直不宜受也。」母悅而從焉。軌深有愧色，謂其子淡曰：「我年六十，行事不及十歲小兒。」尋又喪母。

少好學，以業尚素立見稱，為中書侍郎。中書令建平王宏、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。元凶弒立，僧綽被誅，凶威方盛，親故莫敢往，興宗獨臨哭盡哀。

孝武踐阼，累遷尚書吏部郎。時尚書何偃疾患，上謂興宗曰：「卿詳練清濁，今以選事相付，便可開門當之，無所讓也。」

後拜侍中，每正言得失，無所顧憚。孝武新年拜陵，興宗負璽陪乘。及還，上欲因以射雉，興宗正色曰：「今致虔園陵，情敬兼重，從禽猶有餘日，請待他辰。」上大怒，遣令下車，由是失旨。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，事平，孝武輿駕出宣陽門，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。興宗時陪輦，帝顧曰：「卿獨不叫？」興宗從容正色答曰：「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，豈得軍中皆稱萬歲。」帝不悅。

興宗奉旨慰勞廣陵，州別駕範義與興宗素善，在城內同誅。興宗至，躬自收殯，致喪還豫章舊墓。上聞謂曰：「卿何敢故爾觸網？」興宗抗言答曰：「陛下自殺賊，臣自葬周旋，既犯嚴制，政當甘於斧鉞耳。」帝有慚色。又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，鎖付甯州，親戚故人無敢瞻送，興宗時在直，請急，詣朗別。上知尤怒。坐屬疾多日，白衣領職。

後為廷尉卿，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。時坦已死，子令孫作山陽郡，自系廷尉。興宗議曰：「若坦昔為戎首，身今尚存，累經肆眚，猶應蒙宥。令孫天屬，理相為隱。況人亡事遠，追相誣訐，斷以禮律，義不合關。」見從。

出為東陽太守，後為左戶尚書，轉掌吏部。時上方盛淫宴，虐侮群臣，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；唯興宗以方直見憚，不被侵媟。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：「蔡尚書常免昵戲，去人實遠。」耽之曰：「蔡豫章昔在相府，亦以方嚴不狎，武帝宴私之日，未嘗相召。每至官賭，常在勝朋。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。」

大明末，前廢帝即位，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。義恭曰：「建立儲副，本為今日，復安用此？」興宗曰：「累朝故事，莫不皆然。近永初之末，營陽王即位，亦有文策，今在尚書，可檢視也。」不從。

時義恭錄尚書，受遺輔政，阿衡幼主，而引身避事，政歸近習。越騎校尉戴法興、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，威行近遠。興宗職管九流，銓衡所寄，每至上朝，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，又箴規得失，博論朝政。義恭素性恇撓，阿順法興，恒慮失旨，每聞興宗言，輒戰懼無計。

先是，大明世奢侈無度，多所造立，賦調煩嚴，征役過苦，至是發詔悉皆削除。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，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，凡諸制度，無或存者。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：「先帝雖非盛德，要以道始終。三年無改，古典所貴。今殯宮始撤，山陵未遠，而凡諸制度興造，不論是非，一皆刊削，雖復禪代，亦不至爾，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。」師伯不能用。

興宗每奏選事，法興、尚之等輒點定回換，僅有存者。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：「主上諒闇，不親萬機，選舉密事，多被刪改，非復公筆跡，不知是何天子意。」王景文、謝莊等遷授失序，興宗又欲改為美選。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、征虜將軍，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。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，常侍如故；殷恒為黃門，領校。太宰嫌安都為多，欲單為左衛。興宗曰：「率、衛相去，幾何之間。且已失征虜，非乃超越，復奪常侍，則頓為降貶。若謂安都晚過微人，本宜裁抑，令名器不輕，宜有選序，謹依選體，非私安都。」義恭曰：「若宮官宜加越授者，殷恒便應侍中，那得為黃門而已？」興宗又曰：「中庶、侍中，相去實遠。且安都作率十年，殷恒中庶百日，今又領校，不為少也。」使選令史顏禕之、薛慶先等往復論執，義恭然後署案。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，加給事

中，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。出興宗為吳郡太守，固辭；又轉南東海太守，又不拜，苦求益州。義恭於是大怒，上表言興宗之失。詔付外詳議，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湛孫私相許與，自相選署，亂群害政，混穢大猷。於是除興宗新昌太守，郡屬交州。朝廷喧然，莫不嗟駭。先是，興宗納何後寺尼智妃為妾，姿貌甚美。迎車已去，而師伯密遣人誘之，潛往載取，興宗迎人不得。及興宗被徙，論者並言由師伯，師伯甚病之。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，師伯又欲止息物議，由此停行。

頃之，法興見殺，尚之被系，義恭、師伯並誅，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、南郡太守，行荊州事，不行。時前廢帝凶暴，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，固勸興宗行，曰：「朝廷形勢，人情所見，在內大臣，朝夕難保。舅今出居陝西，為八州行事，顗在襄、沔，地勝兵強，去江陵咫尺，水陸通便。若一朝有事，可共立桓、文之功，豈與受制凶狂，禍難不測，同年而語乎。」興宗曰：「吾素門平進，與主上甚疏，未容有患。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，比者會應有變。若內難得弭，外釁未必可量。汝欲在外求全，我欲居內免禍，各行所見，不亦善乎。」時士庶危懼，衣冠咸欲遠徙，後皆流離外難，百不一存。

重除吏部尚書。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，閉門不通賓客，嘗遣左右範羨詣興宗屬事。興宗謂羨曰：「公關門絕客，以避悠悠之請謁耳，身非有求，何為見拒？」羨復命，慶之使要興宗。興宗因說之曰：「主上比者所行，人倫道盡，今所忌憚，唯在於公。公威名素著，天下所服，今舉朝惶惶，人懷危怖，指撝之日，誰不影從？如其不斷，旦暮禍及。僕昔佐貴府，蒙眷異常，故敢盡言，願思其計。」慶之曰：「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，但盡忠奉國，始終以之，正當委天任命耳。加老罷私門，兵力頓闕，雖有其意，事亦無從。」興宗曰：「當今懷謀思奮者，非復要富貴，期功賞，各欲救死朝夕耳。殿內將帥，正聽外間消息；若一人唱首，則俯仰可定。況公威風先著，統戎累朝，諸舊部曲，布在宮省，誰敢不從？僕在尚書中，自當唱率百僚，案前世故事，更簡賢明，以奉社稷。又朝廷諸所行造，人間皆言公悉豫之，今若沈疑不決，當有先公起事者，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。且車駕屢幸貴第，酣醉彌留。又聞斥屏左右，獨入合內。此萬世一時，機不可失。僕荷眷深重，故吐去梯之言，公宜詳其禍福。」慶之曰：「此事大，非僕所能行。事至，政當抱忠以沒耳。」頓之，慶之果以見忌致禍。

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，邑裏訛言玄謨當建大事，或言已見誅。玄謨典簽包法榮家在東陽，興宗故郡人也，為玄謨所信，使至興宗間。興宗謂曰：「領軍比日殊當憂懼。」法榮曰；「頃者殆不復食，夜亦不眠，恒言收已在門，不保俄頃。」興宗因法榮勸玄

謨舉事。玄謨又使法榮報曰：「此亦未易可行，其當不泄君語。」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，專統禁兵，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，興宗乘馬車從。道隆從車後過，興宗謂曰：「劉公，比日思一閑寫。」道隆深達此旨，掐興宗手曰：「蔡公勿言。」

時帝每因朝宴，棰毆群臣，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，侍中袁湛孫等咸見陵曳，唯興宗得免。

頃之，明帝定大事。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、女婿韋希真等曰：「當艱難時，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。」季產曰：「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，非不會機，但大事難行耳。季產言亦何益。」玄謨有慚色。

當明帝起事之夜，廢帝橫屍太醫合口。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：「此雖凶悖，是天下之主，宜使喪禮粗足。若直如此，四海必將乘人。」

時諸方並舉兵反，朝廷所保丹陽、淮南數郡，其間諸縣或已應賊。東兵已至永世，宮省危懼，上集群臣以謀成敗。興宗曰：「宜鎮之以靜，以至信待人。比者，逆徒親戚布在宮省，若繩之以法，則土崩立至，宜明罪不相及之義。」上從之。

遷尚書右僕射，尋領衛尉。明帝謂興宗曰：「頃日人情言何？事當濟不？」興宗曰：「今米甚豐賤，而人情更安，以此算之，清蕩可必。但臣之所憂，更在事後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，方當勞聖慮耳。」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，興宗言之不已。上曰：「如卿言。」

赭圻平，函送袁顗首，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。興宗潸然流涕，上不悅。事平，封興宗始昌縣伯，固讓，不許，改封樂安縣伯，國秩吏力，終以不受。

時殷琰據壽陽為逆，遣輔國將軍劉勉攻圍之。四方既平，琰嬰城固守。上使中書為詔譬琰，興宗曰：「天下既定，是琰思順之日，陛下宜賜手詔數行。今直使中書為詔，彼必疑非真。」不從。琰得詔，謂劉勉詐造，果不敢降，久乃歸順。

先是，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，後遣使歸款，泰始二年冬，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。興宗曰：「安都遣使歸順，此誠不虛，今不過須單使一人，咫尺書耳。若以重兵迎之，勢必疑懼，或能招引北虜，為患不測。」時張永已行，不見信。安都聞大軍過淮，果引

魏軍。永戰大敗，遂失淮北四州。其先見如此。初，永敗問至，上在幹明殿，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，又召興宗。謂休仁曰：「吾慚蔡僕射。」以敗書示興宗，曰：「我愧卿。」

三年，出為郢州刺史。初，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。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，興宗與之周旋。及景先為鄱陽郡，會晉安王子勳為逆，轉在竟陵，為吳喜所殺。母老女幼，流離夏口。興宗至郢州，親自臨哭，致其喪柩，家累皆得東還。

遷會稽太守，領兵置佐，加都督。會稽多諸豪右，不遵王憲，幸臣近習，參半宮省。封略山湖，妨人害政，興宗皆以法繩之。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，子息滋長，督責無窮，啟罷省之，並陳原諸逋負，解遣雜役，並見從。三吳舊有鄉射禮，元嘉中，羊玄保為吳郡行之，久不復修。興宗行之，禮儀甚整。

明帝崩，興宗與尚書令袁粲、右僕射褚彥回、中領軍劉勉、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。以興宗為征西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、荊州刺史，加班劍二十人，被征還都。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，權重一時，躡履到興宗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。竟不呼坐。元嘉初，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，不敢坐。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，上謂曰：「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坐，乃當判耳，殷、劉並雜，無所益也。若往詣球，可稱旨就席。」及至，球舉扇曰：「君不得爾。」弘還，依事啟聞。帝曰：「我便無如此何。」至是，興宗復爾。

道隆等以興宗強正，不欲使擁兵上流，改為中書監、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固辭不拜。

興宗行己恭恪，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，興宗常修父友之敬。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，被禽反接，興宗命與杖，敬玉了無怍容。興宗奇其言對，命釋縛，試以伎能，高其筆劄，因以侍兒賜之，為立室宇，位至尚書右丞。其遏惡揚善若此。敬玉子廉，仕梁，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。

興宗家行尤謹，奉歸宗姑，事寡嫂，養孤兄子，有聞於世。太子左率王錫妻范，聰明婦人也，有才學。書讓錫弟僧達曰：「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，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。」其為世所重如此。

妻劉氏早卒，一女甚幼，外甥袁顗始生子彖，而妻劉氏亦亡，興宗姊即顗母也。一孫一

侄，躬自撫養，年齒相比，欲為婚姻，每見興宗，輒言此意。大明初，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。興宗以姊生平之懷，屢經陳啟。帝答曰：「卿諸人欲各行己意，則國家何由得婚。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？」舊意既乖，彖亦他娶。甚後彖家好不終，顗又禍敗，彖亦淪廢當時，孤微理盡。敬猷遇害，興宗女無子嫠居，名門高胄，多欲結姻。明帝亦敕適謝氏，興宗並不許，以女適彖。

泰豫元年卒，年五十八。遺命薄葬，奉還封爵。追贈後授，子順固辭不受，又奉表疏十餘上。詔特申其請，以旌克讓之風。

初，興宗為郢州，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：「亥年當作公，官有大字者，不可受也。」及有開府之授，而太歲在亥，果薨于光祿大夫云。文集傳於世。

子順字景玄，方雅有父風，位太尉從事中郎。升明末卒。弟約。約字景撝，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仕齊，累遷太子中庶子、領屯騎校尉。永明八年八月合朔，約脫武冠解劍，於省眠至下鼓不起，為有司所奏，贖論。

出為宜都王冠軍長史、淮南太守，行府州事。武帝謂曰：「今用卿為近蕃上佐，想副我所期。」約曰：「南豫密邇京師，不化自理，臣亦何人，爝火不息。」時諸王行事，多相裁割，約居右任，主佐之間穆如也。

遷司徒左長史。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，百僚脫屐到席，約躡屐不改。帝謂江祏曰：「蔡氏是禮度之門，故自可悅。」祏曰：「大將軍有揖客，復見於今。」

約好飲酒，夷淡不與世雜。永元二年，卒于太子詹事，年四十四，贈太常。弟撙。

撙字景節，少方雅退默，與第四兄寅俱知名。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。丁母憂，廬於墓側。齊末多難，服闋，因居墓所。除太子中庶子、太尉長史，並不就。

梁台建，為侍中，遷臨海太守。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，復為侍中，吳興太守。初，撙在臨海，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，約生子，酬乳哺直。權死後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，吳背約不還。元孫訴，撙判還本主。吳能為巫，出入撙內，以金釧賂撙妾，遂改判與吳。元孫撾登聞鼓訟之，為有司劾。時撙已去郡，雖不坐，而常以為恥。口不言錢，及在吳興，不飲郡井，齋前自種白莧紫茄，以為常餌，詔褒其清。加信武將

軍。

時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，意在謝氏。袁昂曰：「當今貞素簡勝，唯有蔡撙。」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，停車三通不報。勉笑曰：「當須我召也。」遂投刺乃入。

天監九年，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祅道聚眾攻宣城，殺太守朱僧勇，轉寇吳興，吏人並請避之。撙堅守不動，命眾出戰，摧破斬承伯，餘党悉平。

累遷吏部尚書，在選弘簡有名稱。又為侍中，領秘書監。武帝嘗謂曰：「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？」撙曰：「臣門客沈約、範岫各已被升擢，此外無人。」約時為太子少傅，岫為右衛將軍。

撙風骨鯁正，氣調英嶷，當朝無所屈讓。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，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，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，曰：「卿殊不了事。」撙正色俯身拾牒起，曰：「臣謂舉爾所知，許允已有前事；既是所知而用，無煩參掌署名。臣撙少而仕宦，未嘗有不了事之目。」因捧牒直出，便命駕而去，仍欲抗表自解。帝尋悔，取事為畫。

帝嘗設大臣餅，撙在坐。帝頻呼姓名，撙竟不答，食餅如故。帝覺其負氣，乃改喚蔡尚書，撙始放箸執笏曰：「爾。」帝曰：「卿向何聾，今何聰？」對曰：「臣預為右戚，且職在納言，陛下不應以名垂喚。」帝有慚色。

性甚凝厲，善自居適。女為昭明太子妃，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，往往稱疾相聞，間遣之。及其引進，但暄寒而已，此外無復餘言。

後為中書令，卒于吳郡太守，謚曰康子。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：「自蔡侯卒，不復更見此人。」其為名輩所知如此。子彥深，宣城內史。彥深弟彥高，給事黃門侍郎。彥高子凝。

凝字子居，美容止。及長，博涉經傳，有文詞，尤工草隸。陳太建元年，累遷太子中舍人。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、中書侍郎，遷晉陵太守。及將之郡，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，謂賓友曰：「庶來者無勞。」

尋授吏部侍郎。凝年位未高，而才地為時所重，常端坐西齋，自非素貴名流，罕所交接，

趣時者多譏焉。宣帝嘗謂凝曰：「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侍郎，卿意如何？」凝正色曰：「帝鄉舊戚，恩由聖旨，則無所復問。若格以僉議，黃散之職，故須人門兼美。」帝默然而止。肅聞而不平，義興公主日譖之，尋免官，遷交趾。頃之追還。

後主嗣位，為給事黃門侍郎。後主嘗置酒，歡甚，將移宴弘范宮，眾人咸從，唯凝與袁憲不行。後主曰：「何為？」凝曰：「長樂尊嚴，非酒後所過，臣不敢奉詔。」眾人失色。後主曰：「卿醉矣。」令引出。他日，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征曰：「蔡凝負地矜才，無所用也。」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，鬱鬱不得志。乃喟然歎曰：「天道有廢興，夫子雲'樂天知命'，斯理庶幾可達。」因著小室賦以見志。陳亡入隋，道病卒，年四十七。子君知，頗知名。

論曰：蔡廓體業弘正，風格峻舉。興宗出內所踐，不隕家聲。位在具臣，而情懷伊、霍，仁者有勇，驗在斯乎。然自廓及凝，年移四代，高風素氣，無乏于時，其所以取貴，不徒然矣。至於矜倨之失，蓋其風俗所通，格以正道，故亦名教之深尤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